



# 在坚守传统的过程中，依靠科技力量让琉璃文创产品飞入寻常百姓家

## 窑火传承六百年 曲阜琉璃走向前

窑火燃烧600多年，皇家官窑延续着宫廷和庙堂的威严；素手+科技演绎的琉璃文创产品，却飞入寻常百姓家。曲阜琉璃在窑火和泥土的淬炼中实现了华丽转身。时代在变，技艺在变，形态在变，唯一不变的是传承的火种。



“捏作房”师傅刘洪江在雕刻正吻。

文/片 齐鲁晚报  
记者 岳茵茵 张清直  
见习记者 胡韵涵

### 六百年来传承有序 位列中国“琉璃三雄”

有着600多年历史的曲阜琉璃瓦厂，其前身是由明武宗为朱氏窗户特赐的“裕盛公窑场”演变而来。在历史上，无论是供奉孔子塑像的孔庙大成殿，还是孔子嫡系后裔生活的孔府，每一次修缮所需的琉璃瓦均出自这里。

明洪武年间，明太祖尊孔并优厚其后裔。为扩建孔庙、孔府，特令山西洪洞县朱氏窑工长支迁至兖州。《阙里志》记载，明弘治十三年至十七年，孔庙进行大规模重建和营建，琉璃瓦窑则为此而建。明孝宗弘治年间，又令朱氏街工从兖州迁到曲阜西关，后又迁至兴隆庄（今曲阜大庄村东南），为孔庙的扩建定型、定期制作琉璃瓦五年，曾被第62衍圣公孔闻韶盛赞，为皇家和圣府立了头功。

明武宗正德七年，被赐名“裕盛公”窑厂，纳入专供孔府孔庙修缮服务的圣府窗户。1949年，裕盛公窑厂改建成立曲阜大庄琉璃瓦厂。大庄村因琉璃光环，在独特的文化资源和历史机遇之下，形成琉璃烧造产业链。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是村里集体经济的主体。三分之二的村民在瓦厂工作，靠此手艺养家。从那时起，大庄与北京的门头沟、山西的河津并称为中国“琉璃三雄”。上世纪90年代末，实行承包制，如今的生产经理王德强的父亲王树荣筹集50万元承包曲阜琉璃瓦厂。2011年，琉璃瓦厂在原有基础上全面改制，成立曲阜市琉璃瓦厂有限公司。

### 手工配制釉料 千度高温烧制

“如鸟斯革，如翬斯飞”是古建筑屋顶设计的点睛之笔，琉璃瓦则是中国古建筑智慧的徽章。仙人、跑兽、正吻、水滴、勾头……曲阜琉璃瓦厂“琉璃轩”的垂花门上均是自家烧制的琉璃瓦，这扇不足10平方米的屋顶用了上百种琉璃瓦部件。

“琉璃轩”里陈设着几百年来 的曲阜琉璃瓦，玳瑁凝春色，琉璃漾水波，栩栩如生的跑兽和瓦片在叠翠流金中讲述着重熙累盛的

故事，这也是多年来王德强叔伯四人不断寻找保留下来的遗迹。

现在负责调制琉璃釉的是生产经理王德强，也是釉色技师，曾获评市级“非遗”传承人，把他推到这一位置上的，正是公司长期以来坚持的传统师徒帮带制度。

王德强说，釉料以石英为主，铁、钴、锰为着色剂，以铅为助熔剂。琉璃釉在烧制前都是橘红色，想要调制出黄、绿、黑等颜色的成品，需要釉色技师经验积累，更要有一双透过1000摄氏度的高温烧制后看到成品颜色的眼睛。

到目前为止，王德强仍坚持最原始的手工方式配制釉料。琉璃瓦之所以能于2014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，正是因为其有别于常见瓦当，在表面添上了一层如琉璃般晶莹的釉色。

### 图案坚守传统 独有传承样板

曲阜琉璃瓦厂最具非遗价值的是“捏作房”，师傅们年龄均在65岁以上，都是大庄村村民。

走进“捏作房”，这里像一间艺术博物馆。68岁的刘洪江正用一支柏木尺子雕刻一组正吻。下方一条大龙，上方一条小龙，或雕刻、或添补、如刻画，又如泥塑，两条龙既交织又分立，蜿蜒灵活，富有神韵。

这样的图案，刘洪江自19岁入厂时老师傅就如此打磨，传至他的手上仍保留着这样的手作。

“这图案不敢轻易改动，老辈人就这样做，我教新人也是这样做。”刘洪江说，图案和技艺的传承，在刘洪江口传身教中保留着原来的样子。正吻的种类有十几种，每一种图案都有着严格规范，也成为独有的样板。

70岁的徐克骏正在台灯下雕刻一组“仙人骑凤”，富有沧桑感的双手沾满泥土，在装上笏板的那一刻，他的双手稳如石盘，精准地装在人物与凤头之间1厘米的位置，再细细刻画凤的翎羽和人物表情。

他面前的案上，摆放着一只包了浆的“仙人骑凤”，这是他临摹的“模板”，每隔一段时间，徐克骏就临摹出一个满意的作品作为“模板”，“年纪大了，很多细节我怕记不清楚，比着做不会做错。”徐克骏说，他18岁到厂里就见老师傅这么做。

曲阜琉璃瓦的技艺传承不是

编书成册，而是在最质朴的坚守传统中保留着原始的火种。

### 人才技术相守 打造智慧工厂

王德强介绍，自记事起，孔府、孔庙日常维护和修缮的琉璃瓦全是手工定做，也只有曲阜琉璃瓦厂能生产出带有文化神韵的琉璃瓦。从原来的“裕盛公”到现在的“御圣公”曲阜琉璃瓦，已成为三孔专供，也成为文庙、宗教场所建筑的标志性符号。

“从小就在琉璃瓦厂长大，不能让这门手艺在我们这代人的手里断送。”王德强的叔叔、曲阜市琉璃瓦厂有限公司王树宝说。

2011年，在原有基础上全面改制，成立曲阜市琉璃瓦厂有限公司。改制后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更换天然气隧道窑，不仅实现烧制环节中的脱硫脱硝，更一改过去漫天灰尘的生产环境。

“‘非遗’项目能不能活得好，得看有没有年轻人继续留下来做这个行当。”王德强说，厂里一方面成立大师工作室，返聘老琉璃工匠手把手地带新人；另一方面和山东艺术学院、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等艺术类高校展开合作，吸引更多年轻人。

人才和技术的持续投入，让曲阜琉璃瓦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。31岁的王健对父亲王树宝毕生钻研的事业有更为深刻的认识，他瞄准广阔的市场，带领企业进军北京。

2018年，王健在北京成立北京星汉古韵科技文化有限公司，由18名员工组成的团队，刚开始借“御圣公”品牌做以琉璃为主的文创产品，曾参加北京文创大赛并获得奖项。2020年年初，将重心转移到了在科技上，主要围绕古建筑的技术修复、软硬件设施展开工作，使其对文创有了新的认知。

在王健看来，对曲阜琉璃瓦技艺最好的传承手段就是创新，公司正在研发中的“SaaS”系统，就是为了让科技走进琉璃瓦的制作，打造智慧工厂。此外，他还聘请了两名陶瓷专家，在公司专设的琉璃瓦实验室中负责研究琉璃瓦的精进工艺。



编辑：马纯潇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 
找记者 上壹点

组版：颜莉

文/片 齐鲁晚报记者  
孙文丽 李庆都

“修复古籍我一般不用市面上现成的糨糊，里面含有的化学物质会损害古籍。”初见郭玉玲时，她正熟练地拿着淀粉调制糨糊，糨糊不能太稠，太稠容易结块，但也不要太稀，郭玉玲笑着说，调糨糊也是门技术活。

今年54岁的郭玉玲，从事古籍修复已有25年了。“这是民国时期的石印本，纸张被老鼠啃得都烂掉了，我的工作就是修复出纸张的原尺寸。”修复古籍的郭玉玲有自己独特的书卷气，言语也变得温和、舒缓。1997年下岗的郭玉玲为了生计从事装裱和古籍修复工作，随着时间的积累，她深深爱上了这个行业。一张一米多长的桌子就是她施展拳脚的舞台，在这里她保护修复了明代、清代五百多种、上千套珍贵古籍。

酸化、虫蛀、粘连等都是古籍常见的破损问题，针对不同的破损程度，郭玉玲要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修复工艺。

制作完糨糊之后就需要确定修补的用纸。补纸的颜色要与原书页纸张颜色大致相同，厚度要稍微薄一点。遇到材质特殊、纸张颜色较深的古籍，还需提前为补纸染色。“对于酸化厉害的，需要喷上碱水。”郭玉玲说着便拿着喷壶小心翼翼地对着纸张进行脱酸处理。

“其实古籍修复的入门并不难，但是在修复过程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。”为了提高自己的修复水平，2009年郭玉玲赴北京拜张炎增先生为师，学习古籍修复手法，从此走上了专业修复古籍的道路。2010年创建德州玉玲古籍工作室，从自己买古籍修复收藏，到藏书友找上门来让其修复，郭玉玲精湛的技术赢得了众多藏书家、书画家和业内专

家学者的好评和认可。然而修复中遇到的难题越来越多，她对进一步提高技艺变得越来越渴望。2016年她到北京国家图书馆跟随“国宝”修复人朱振彬老师深造学习，成为古籍修复领域的国家级谱系中的第三代传人。

胆大心细，耐得住性子、静下心来……这些成了郭玉玲挂在嘴边的词汇，有的时候一张书页就得修复大半天，郭玉玲说她经常忙得就忘了时间。修复古籍需经拆书、洗书、配纸、补书、折页、喷水、剪页、压平等十几道工序，这十几道工序不允许出现半点差错，“修复一本古籍，少说也得十天半个月，这样的工作节奏由不得不你放慢心态”。

在现在快节奏的生活里，古籍修复在众人眼里是一种沉闷且重复的工作，但是对于郭玉玲来说，她每一次修复古籍都会学到很多知识，不同的善本，不同的朝代、不同的纸张。“没接触古籍修复前，我只知道张衡造纸，现在熟知桑皮纸、竹纸、罗纹纸等等一系列纸张特点，每一次修复都是一次给自己充电，我很享受这个过程。”郭玉玲拿着她修复好的一整套《本草纲目》向记者展示，每修复完成一本古籍，郭玉玲都很有成就感。

古籍修复要本着“修旧如旧”“抢救为先，治病为辅”“可逆性”“最少干预”四大原则，所以在古籍修复的过程中，基本上每一步都需要手工操作。郭玉玲凭借对古籍的敬畏与热爱，以及得自师傅一脉相承的工匠精神，修复技能越来越高，2015年以来，郭玉玲先后培养了两代共计四位古籍修复传人。如今，郭玉玲希望通过古籍修复这项传统技艺，使破损的古籍重获新生，让后代能多方面地了解、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。

## 她的一双巧手让古籍重获新生

从下岗女工到国家级传人



郭玉玲在修复古籍。